

漫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

上官裔民

笔者幼喜读书，几欲成癖，时人嘲之为“书痴”，岁月悠悠，今已皓首。借问学之所得，两脚书橱而已！前有海外学子询及习汉学之书目，求指迷津，余笑曰：“近世张之洞之《书目答问》刊布于前，继有鲁迅为大学生开列书单于后，余岂敢信口开河？”旋读今人华夫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下称《大典》），不禁拊掌曰：“得矣，寰宇求书，此最钟情！”

该《大典》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煌煌两巨册，八百余万言，插图两千幅。其书钩玄阐微，广积薄发；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独成一种格局。学术品位甚高，却又浅显易读，实为汉学家案头必备之书，中外学子求学之难得门径。

今仅就其显见之特色，试评价如次：

一，开拓性。此书专以国学之难题“名物”为研究主体。“名物”一词，始见于先秦典籍，历代习称，以“名物”命名之专书，偶见传世，时有聚讼。何为“名物”，今人释之为“事物及其名称”（见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此为权威之定义，但似过于宽泛。《大典》序称：“国学传统中所谓‘名物’当指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相关联的形态纷呈之万物。”窃以为《大典》选定“名物”这一研究课题，对于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大有开拓价值。因为“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常重义理，不重具体实践；常重道德文章，不重物理技艺”（见《大

典》序），今该书之问世，可能关系整个民族文化之走向。煌煌巨著已经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息奋斗的煌煌业绩，所罗致的名物千种万端，目难暇接。但该《大典》并非就物论物，只叙写其性质及制作工艺，如今时之科技书籍而已。它重在阐释“名物”产生之渊源，其后的流变及得名由来，阐释某某“名物”在特定的古老国度，何以有时勃然而起，经久不衰？何以有时羞涩扭捏，蹒跚不前？因之，《大典》所释“名物”，就绝不只是一般语词意义了。其潜在的蕴涵，关涉了民族心理、习尚，关涉了物质文明之建设，关涉了国计民生，这并非耸听之辞。如，《大典》收有〔盒〕条，其释文称：盒，古作“合”，后称“盒子”。因有底有盖，上下相合而成，故名。其形体较小，多置放食物、药品及首饰等零杂用物。又为室内陈列品，古人桌案上常摆有盒子、瓶子、镜子等，既为实用，亦寓“和和 平平”、“平 平 静静”之意。其制颇精，有竹木、金银等多种质地。唐以后烧制的各式瓷盒有圆形、方形、菱形、八角形，又有瓜式、桃式、石榴式、菊瓣式。尚有大盒内装有小盒者，称“子母盒”。（下文及书证略）可以看出，该《大典》既从一般语词意义方面指出“盒”之本字为“合”，指出其得名由来，也解说了“盒”的诸种形态及其发展变幻，更阐释了先民们何以乐于桌案上放置盒、瓶、镜之民族心理，此即所谓借谐音以求吉祥如意。这一心理状态，今世似有增无减，海内外尽然，如喜“八八”，以谐“发发”；厌“送钟”，以讳“送终”之类。又如〔椅〕条，其释文称：椅，古作“倚”，后称“椅子”。有靠背的坐具。以其可倚之而坐，故名。因多木制，后遂易字作“椅”。先秦有坐憩之具，称“案”或“床”。东汉胡床转入中土，然皆是屈膝而坐，南朝梁人侯景垂足而坐，至为人所讥。魏晋时又有“凳”。至唐代，于胡床或凳上加靠背而成椅子，北宋时已流行，后又添扶手。垂足而坐，终成定习。椅子初为公堂坐具，后渐及民家。南宋时尚仅供

男子使用，明代始见用于妇女（书证略）。据此可知，“椅”写作“倚”，亦非误字，后何以改为“椅”，豁然而解。我中华绵绵五千载，椅子何以至唐代始出现？因自先秦以来，中土之坐姿异于他邦，即以跪式为端仪，以夷坐（外民族之坐姿，即今垂足而坐）为非礼。大唐开明，始破陈规，至北宋终成定习，但男尊女卑，礼制森严，妇女使用，竟迁延至明代！一小小坐具之革新，亦如此之不易！试看，仅只一“盒”、一“椅”，竟引发这多故实！未悉古今有哪家辞书有如是透彻之阐释。以上举例，皆出自《大典》下册“日用类”。及回翻至上册“科技类”，突见〔自动售货机〕条，不禁为之一震，其释文称“自动出售毛笔之装置。始见于五代后晋末年，其物内装发机，购货者投币于内，即有毛笔一枝自动跃出。该售货机早已失传，新旧《五代史》失载，唯见于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笔谱》。前已论及，我国文化传统，常重道德文章，不重物理技艺，此又一力证！这如同名驰寰宇之“四大发明”的命运一样，多见于随笔杂著，少见正史，连产生的确切年代也不得而知。载于《后汉书》的《蔡伦传》，并非因重其造纸而立传，述其造纸不过七十一字，关键处仅四十三字而已，且据今人考证，首造纸术者并非蔡伦，其术早见于西汉，但谁为发明家，亦不得而知。昔见美国波斯顿城法院路109号大门旁，高悬一块庄严的青铜标牌，上镌“1875年6月2日，电话在这里诞生”。这是美国政府为纪念电磁式电话机发明者贝尔而设。异域之“重物理技艺”，又何止是美国！（下将论及）相形之下，我中华先觉之仁人志士，其境遇何样可悲！今《大典》大倡名物研究之风，此实乃我中华民族之一幸也！

二，博览性。该《大典》囊括了天覆地载。礼制、人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科技发明、百工艺术，凡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相关之诸物，无不广予罗致，按所涉生活领域，分作天象、地物、人体、耕猎、纺绩、冠服、饮食、宫室、交通、神异、科技、朝

制、礼俗、货币、教育、文具、函籍、武备、日用、香奁、珍宝、资产、乐舞、游戏、雕绘、旌旗、刑罚、宗教、占相、医药、谷蔬、花卉、木果、兽畜、禽鸟、水族、虫豸三十七大类收编。该《大典》诉诸作者的并非抽象的理论、空泛的历史，通过《大典》可以看到古代中华民族凭借什么生活，怎样生活，看到具体而微的生活方式。该《大典》序称：“我国古代物态文化，实则指名物文化。”或曰，名物文化体现了物态文化。为广示物态文化之全貌，对于那些虽非实物，但在先民之观念信仰中已确认其有，又广见于典籍记载，乃至绘其形，录其图，历代相传者，该《大典》亦广予收录，如山川（丹丘、方壶、白水、狂泉）、异物（玉英、地境、浮槎、飞车）、动物（龙、凤、潜牛、地狼），植物（女树、扶桑、萤水芝、怀梦草）之类，另及《山海经》、《列仙传》诸典籍中之神人、仙子，如九子母、安期生、赤须子、鹿皮翁等，旁涉古代祭祀、刑杀、婚丧嫁娶、游艺玩乐、占相问卜。如此种种，虽难以直指为“名物”，但亦应属物态文化之范畴。《大典》则择收其有物可指者，以避偏颇之弊。如，祭祀中之“封禅”、刑杀中之“车裂”、婚嫁中之“撒帐”、游艺中之“拔河”、占相中之“掷钱”等等。可谓万态纷呈，无尽浩博！此似可略补泱泱大国博物研究、收藏、鉴赏之不足。关于博物的研究、收藏诸事，我古老民族已沉睡得过久，直至清代，始有学者指出：“西人凡都会之地，皆有博物院、比较场，聚国中之物产器用，陈于一院，以供众览，而相与衡较其巧拙优劣。凡有新制一奇器，新得一异物，亦令送入院，扬其姓名，以示表彰，而兼以延其声誉，广其销路。”（见孙诒让《周礼政要·观新》）诚如《大典》序所言：“我国之博物院馆，可谓姗姗来迟，故宫博物院的正式建立，已是公元1925年的事情了。重道不重器，由此可见一斑。”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但各级博物馆虽大有发展，却仍单调贫乏，相关之

专著亦甚少。该《大典》作者幸处中华沃土，遍及大江南北，独得先祖遗泽，其蒐求文献与实物之规模，堪称国内之魁首，异域他邦，恐亦只能望洋兴叹！

三，兼容性。纵观我国名物文化研究史，自先秦达于清代，从第一部“半名物考释”之作《尔雅》至初具规模之《格致镜原》（清人陈元龙编），“本当大纛独立，自成一军，结果却是聚散无定，难立部伍”（《大典》序）。该《大典》之问世，可称异军突起，一改传统之研究编纂体系，将名物与制度划开，廓清虚实，拨正“道”（儒家之抽象理念、道德文章）“器”（有形可见的浩博实物）关系，以器载道，以器见道，高举朴学之旗，大倡考据之风，兼采类书、辞书及“考原体”（如宋人高承之《事物纪原》、清人汪汲之《事物原会》）、“典志体”（如唐人杜佑之《通典》，宋人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之长，从而形成了《大典》独有之风格。其编辑体例则采取《事物异名录》（清人厉荃编）之栉比对照方式，但力避其以一主词目为小标题，下列同物异名词之定例，及主词目与所列同物异名词不尽等同之弊端，分为大中小三级标题，小标题下又专设“词目家族”。凡“词目家族”，均标定一起领之主词条（相当于《事物异名录》中的小标题），主词条括以“〔 〕”号，下统次条（可带书证、物例）、附条（不带书证、物例）。次条、附条皆不加“〔 〕”号，以示区别。如此编排，则每一“〔 〕”号之下，巧布为一个方阵，起落分明，可谓曲尽其妙。顺举一例，并同他书比较，以见一斑：

〔小帽〕 xiao maO 便帽。形制小巧，服用便捷。南北朝时已见，历代沿用其称，然多有变改。初为家居时所戴，仅露头顶，经唐宋改进，样式渐多。明代称之为“六合一统”，以六瓣缝合，顶作圆形，夏用结棕或漆纱，冬用絨或毡，亦称“爪拉帽”。因其形如瓜皮，故俗称“瓜皮帽”，然有檐。清代亦称

“秋帽”，瓜棱形圆顶，帽胎有软硬之别，帽檐有锦缘为饰，帽顶有绒结组绣或镶嵌珠玉。咸丰初年，帽顶作尖形，极尖者曰“盔檐”，以皮为檐者曰“困秋”，软胎可折而纳入怀中者曰“军机六折”。清末时帽顶结子如豆大，戴时喜将帽偏倾于前而半覆于额（书证略）

六合一统 liu he yi tong 明代小帽之称。参见本类小帽。（书证见于主条，此即所谓“附条”）

爪拉帽 zhao la mao 北方少数民族所戴之圆顶帽。因辽主查剌而得名。明代为皇子所用。（书证略，此即所谓“次条”）

瓜拉帽 gua la mao 即爪拉帽。形近而讹。（书证略，次条）

秋帽 xiu mao 清代时“小帽”的别称。（附条）

盔檐 kui chen 清代的一种小帽。（附条）

困秋 hun qiu 清代的一种小帽。（附条）

军机六折 jun ji liu zhe 清代的一种小帽。（附条）

小帽①便帽的通称。（书证略）②俗称瓜皮帽（下略）——引自《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887页。

小帽 便帽。与礼冠、官帽相别。（书证略）——引自《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1626页。

三家释文相较，显然以《大典》为佳。《大典》不止有一般定义，尚有源流演变之阐释及同物异名之考辨，配之以次条、附条，更可开阔读者视野，投一石而得数鸟。且《辞源》与《汉语大词典》略有疏失，即将“小帽”与“便帽”完全等同，《汉语大词典》又强调“与礼冠、官帽相别”，实则“明代为皇子所用”（见《大典》次条“爪拉帽”），这就具有特殊地位，清代虽为便帽，官民或官宫之间亦用以显示不同身份（见《大典》主条），难以笼统而言。另，《大典》三级分类及词目家族之划定，并非纯技术性处理而已，这亦需一番考辨功力。如“旌旗类”，古无专属，《尔雅》将其归于“释天”部（因旌旗常与星云龙鸾相关），史书将其归于“舆服志”或“礼仪志”，时见漏失，难现全貌。今《大典》将其独立成类，分之为“总名部”、“仪仗旗部”、“兵旗部”、“郡国方色旗部”、“宗教丧葬旗部”、“商旗杂用部”、“旗饰旗杆部”七个中类，其下再分小类，如“仪仗旗部”之下又分为“泛称”、“帝王旗”、“礼乐旗”、“星象旗”、“旌节旗”、“杂仪旗”诸种。这种划分谈何容易，各类之间，实有交叉，实难割断，必须把握其相对有别之用途及特点。同样，“教育类”之分别部居，亦甚不易，如“教学部”与“科举部”。如何区别？其中“学校部”之下又分出“国家大学”、“地方学校”、“专科学校”、“小学”，“专科学校”中更分出“贵族学校”、“艺术学校”“算学”、“武学”、“女学”、“外文学校”（这些属于暗含之第四层次，未明标出），尤属不易，这需要相当的识见，而该《大典》擘辨科学，条理井然，有些本是枯燥乏味之类目，依其以内在联系为纲序之规定，却骤生情趣，读来陶然。如“科举部”下分“应试所需”、“考试场所”、“报单布榜”、“聚会宴饮”，这恰是我国古代科举取士的系列程式。试看所列条目，从呈上“家状”（应试者报写的家庭状况），批下“文解”（州府荐举证

件)，进入“贡院”（考试场所及主考机构），身处“棘围”（考试之日，严设兵卫，搜索衣物，后以荆棘围其门首或墙头），始得“捷报”，复见“金榜”，然后则是庆聚“曲江”（唐新及第进士受赐于京都长安，游赏曲江并举行盛大宴会）或“琼林”（宋新及第进士受赐于琼林苑，常有帝王亲临宴饮），题名“雁塔”，流芳万世。士子们的辛苦与喜悦，直是跃然纸上。未悉中外有哪家辞书有如此精妙的编排！

当然，《大典》亦非完璧，其照排校对，插图辑录，尚欠精审，甚而留有古旧的“手工作坊”的印迹，但这可能如同红学之“程甲本”一样，虽逊于“程乙本”，因其首出，得见原始面貌，弥足珍贵。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